

■浮誇淺薄的父母幾乎成為 Matilda 成長中一大阻力。

■學生們盪起鞦韆，唱起《When I Grow Up》。

■《Matilda 音樂劇》的舞台佈景由鑲嵌字母、音符的木板塊拼組而成，靈活變幻成為各種色彩斑斕的場景。

■Matilda 最愛流連圖書館，館長 Mrs Phelps 是她天馬行空故事的忠實聽眾。

■溫柔的班主任 Miss Honey 是 Matilda 生命中的一束光。

《Matilda 音樂劇》
日期：9月20日至10月20日
地點：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

駐團總監 Natalie Gilhorne
攝影：尉瑋

《Matilda 音樂劇》訪港 將大人孩子的心 一網打盡！

■閱讀是 Matilda 的慰藉，也告訴她「我是誰」。

《Matilda 音樂劇》由皇家莎士比亞劇團根據暢銷兒童作家 Roald Dahl 的同名小說《Matilda》改編而成，2010年首演後，至今已經成為倫敦城西及百老匯的經典演出。演出在2012年破紀錄地斬獲7個奧利花獎，2013年又獲美國《時代雜誌》評為「年度最佳演出」，更斬獲5項艾尼獎。

《Matilda》的魅力到底何在？「怪老頭」Roald Dahl 70歲時才開始寫這個故事，光初稿就花了將近一年時間才完成，之後覺得百般不滿，又推倒重來，最終版的故事一出版，就俘獲了無數讀者的心。書中的5歲女孩 Matilda，如小天才般聰明調皮愛唸書，有着與年齡不相符的成熟，無奈她的父母兄弟卻是俗不可耐的平庸之人。在家中，Matilda 不受重視，更因喜歡讀書而經常被父母譏笑責罰，因為他們認為「看電視才會讓人聰明」；好不容易可以上學，Matilda 又要面對專橫恐怖的女校長 Miss Trunchbull。在這困難重重的生活中，幸虧有圖書館館長 Mrs Phelps 及班主任 Miss Honey，她們的理解與溫暖為 Matilda 搭起了避風港。最後 Matilda 與同學們一起成功反抗 Miss Trunchbull，更迎來了自己嶄新的生活。

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的改編，則將故事中的幾條線索同時推進。Matilda 與父母的關係、她的學校生活，還有她為 Mrs Phelps 講述的天馬行空的故事……現實與故事並行不悖又時而交錯，最終彙集到終點，謎底揭開的一刹那，催人淚下。Dennis Kelly 的劇本 and Tim Minchin 的詞曲，

極大展現了 Roald Dahl 古靈精怪的想像力，和其筆下層次豐富、狡黠幽默的語言特色。整個舞台色彩繽紛得讓人眼花，最引人注目的是用無數木質方塊拼接而成的幕牆，上面點綴出無數字母，貼合 Matilda 對閱讀的喜愛。配合後面幾層靈活移動的幕牆，佈景可以瞬間變幻，轉變成家、學校課室、圖書館，甚至 Matilda 腦中故事的場景。

故事帶給人物力量

Matilda 熱愛閱讀，她的神奇世界，與「故事」密不可分。對 Matilda 來說，閱讀不僅是慰藉，更是讓她找到認識自己的入口。劇中最为動人，故事並非只是現實的止痛劑，它為人物帶來力量，這種力量最終打破了現實與想像的壁壘，助她們衝破困境，找到屬於自己的一方天地。Dennis Kelly 曾說，《Matilda 音樂劇》裡面有兩種大人——愛故事的，和不愛故事的。淺薄的父母和女校長，很顯然是後者，他們否認故事的可能，認為故事浪費時間，所以他們尖酸刻薄，也十分愚蠢。「實話說，我不覺得這是對成人世界的不寫實畫像。否定故事，就是很大程度上否定我們生而為人的存在。沒有故事，我們不過是穿著鞋子吃飯的機器。」

閱讀讓 Matilda 知道「我是誰」。整個故事，如同一則成長宣言。當世界包括自己的父母都成為自己成長的阻礙時，

Matilda 說，面對生活的不公，一味的忍讓沉默改變不了任何事情。她為自己奮力出擊，到了最後，甚至重新選擇自己的家庭，與 Miss Honey 生活在一起。

5歲的 Matilda，甚至比大人更強勢，也更勇敢。大概也正因此，「《Matilda 音樂劇》成為「史上最強」親子劇。孩子看到的是繽紛變幻的色彩、趣怪的人物，他們喜歡的歌曲大概是《Naughty》，是《The Smell of Rebellion》；而家長們，會在《When I Grow Up》的音樂響起時，一下被戳中淚點。

音樂總監 Louis Zurnamer 用「magical」來形容《Matilda 音樂劇》，「它和我以前聽過的音樂劇都不同，不像經典的音樂劇風格，也不像 rock opera，例如韋伯的《Jesus Christ Superstar》；它也不像美國的當代音樂劇。Tim Minchin 寫的音樂，美妙又獨特，一下就引人吸引過去，非常貼近今日的觀眾。」《Matilda 音樂劇》採用現場音樂的伴奏，要精確貼合人物的舞台動態，「這也是現場音樂的美妙之處，不是每晚重複同樣的東西，而是大家要非常投入，去注意舞台上正在發生什麼。」他笑說，有時樂手們長時間演奏後很疲倦，現場也會發生小意外，「但這也是現場表演的有趣之處，觀眾看的不是電影，聽的不是錄音帶，而是人在演奏，這些意外的小插曲就是很 human 的時刻。」

音樂貼近當代觀眾

《Matilda 音樂劇》的駐團總監 Natalie Gilhorne 自己就是 Roald Dahl 的書迷，她形容 Roald Dahl 的書寫層次豐富，語言又充滿特色，這也令到音樂劇的字幕翻譯面臨大挑戰。劇中不僅台詞無比密集，對白和歌詞的遣詞造句還都充滿玩味。例如 Miss Trunchbull 檢查學生的拼寫，其間就怪詞百出；更別提 Matilda 的「文盲」父親，時不時還要蹦出幾個錯的英文。這些台詞，對於以英文為母語的觀眾來說亦需要時間去反應，對中文觀眾來說則更難精確傳達。但 Gilhorne 並不擔心，她認為故事的魅力足以讓大家不知不覺投入其中，「觀眾也許難以捕捉每一句台詞的意思，卻絕對可以輕易明白角色的情感和處境。」

「孩子和大人都可以在這個故事中找到樂趣。」Gilhorne 說，「我最喜歡的一句歌詞來自《When I Grow Up》，『I will be strong enough to carry all the heavy things you have to haul around with you when you're a grown up.』對孩子來說，這可能意味著書包、雜物；但是對於大人來說，

那可能意味着人生的行裝。聽到歌詞的時候，我似乎又回到自己的兒童時代。記得我第一次在倫敦看這演出時，就在那一刻忍不住哭起來。」

演出令人印象深刻的，除了豐富的故事意涵和精彩的舞台調度，還有一班唱、跳、演俱佳的小演員。Gilhorne 說自己非常喜歡和孩子一起工作，「孩子比大人更加開放，大人總是帶着很多的技巧，但孩子只是感受，然後做出最真實的反應。」小演員們的想像力、熱情和無窮的精力讓她驚喜，她笑說合作的秘訣之一就是「把他們當做專業演員來對待，而不是小朋友。」她又說小演員們簡直是劇組中的神奇因子，「如果他們是安靜的、專業的，你會發現所有的大人都會平靜下來。」Zurnamer 則說，和小演員們合作瘋狂又有趣，「他們需要比其他演員更早開始排練和準備，我們的舞台很複雜，每個時刻

都被準確安排，對孩子們來說，整個演出的指導和界限非常清楚，他們會覺得很安全，知道每一步應如何去實行，不用去猜。」小演員們要在舞台上待很長時間，特別是 Matilda，有大段的台詞和唱段，「真的很厲害。」Zurnamer 說。

■在學校中，Matilda 要面對專橫跋扈的校長 Miss Trunchbull。

敢觀

舞台文：梁偉詩
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什麼是舞台？ ——從「空間會說話」到「空間就是詩」

剛在愛丁堡藝術節看到阿姆斯特丹劇團的《Oedipus》。《Oedipus》由英倫新晉導演 Robert Icke 編和導，並由 Hildegard Bechtler 擔任 Set Designer，打造廿一世紀伊迪帕斯。時裝版 Oedipus 從政，是選舉候選人，舞台上的選舉辦與倒計時時鐘，預示着 Oedipus 命運與投票走勢的相反走向。春風得意之際一切歸零、高峰墜落。空間之於戲如同土壤滋養着生命，舞台裝置不僅僅是景，更是擬真的先決條件。空間，決定表演藝術的規模大小，同時是意象和隱喻，邀請解通密碼的知音人，共同經歷從天真懵懂到歷劫紅塵的密室遊戲。

關於舞台空間美藝的研討，早在2017年夏天，西九文化區已與「非常林奕華」合辦「什麼是舞台」系列放映工作坊。從第一年「什麼是舞台：空間會說話」，專注於阿姆斯特丹劇團十一部由舞台美學家 Jan Versweyvel 與導演 Ivo van Hove 合作的劇場作品；2018年「由文本到空間」，研討對象轉向柏林列寧廣場劇院(Schaubuhne)舞台美學家 Anna Viebrock。Anna Viebrock 既是 Set Designer、服裝師、劇場導演，也是維也納藝術學院的老師。除了舞台上

美藝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她最常為之創作的表演藝術形式，分別是 Opera 和 Musical Theatre，作品每每要吻合音樂、節奏與歌唱表演的特質。另一方面，她在啟發學生創意和審美的軌跡，無疑是觀賞 Anna 作品的獨特進路。

首屆 Jan Versweyvel 部分，由於美學家酷愛攝影，在「空間會說話」強調四個舞台美學元素：身體與空間、混亂、過渡、燈光，從而投射出光與影、影像媒體與社會的關係。這些元素在舞台上變身 livefeed、死亡直播和現代政治儀式。第二屆 Jan Pappelbaum 的建築專業背景，讓他特別重視 Set Design 所使用的材質和空間創造的功能。如《海達蓋伯樂》的落地玻璃與鏡子透視感所呈現的孤絕與寂寞；《理察三世》滿地泥土烘托主人公的內心掙扎，還有從天而降的懸吊咪高峰帶來的明星感；《人民公敵》室內粉筆虛擬牆上傢具線條，在公眾演說後卻把一切抹去。比照之下，Anna Viebrock 在作品的創作細膩，更富有生活的質感。

主理工作坊的林奕華由 Anna Viebrock 教師身份說起，談及 Anna 用詩集啟發學生的審美感受。詩的非線性思維，任由讀者在時間中旅行，謎語般的文字直指心靈感知。不論是舞台美學家、服裝設計師還是劇場導演，所建構的意象、畫面，促成觀賞上的審美基礎，產生情緒、情感記憶

和切身感受。而 Anna 的舞台在物件、材料、線條，往往用上現實生活的熟悉材質。如《夢遊女》的群眾成了真正佈景；《藍鬍子城堡》刻意製造障礙阻擋觀眾視線，大家與女主角同樣被困，看不清真相；《美麗的磨坊女》乾脆佈置斑駁牆壁，影射剝落的人生，並發展出眾人堆疊着在床上唱歌，儼如西方油畫群像；《Mux Den Europaer》選取 cafe 隱喻國族，聚滿不起眼的一般群眾，審視柏林圍牆倒下後的群己關係，主旋律唱着德國打敗拿破崙的激昂之歌，人群中拿出袋錢的老頭，卻奏起格格不入的納粹黨歌。因此，Anna Viebrock 不但是一位「空間詩人」，她為一齣戲劇作的舞台空間更是一件訂製服，突顯出穿衣者的性格、經歷、態度和價值觀。

有別於第一、二屆，為了走進 Anna Viebrock 的空間美藝，林奕華請來郭家賜、龔志成等不同專業的藝術工作者，分別從服裝、音樂等角度，研討各個專業所重視的文化和切入點，探討如何使之轉化為舞台上可見可感的素材。如郭家賜談到 DIY、Vintage、Ordinary 幾個



■林奕華主持的「什麼是舞台：空間就是詩」公開講座，介紹舞台巨匠安娜·維亞布洛(Anna Viebrock)的舞台美學。圖片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

關於衣服的特質。Fashion 與 Reality、Fantasy 密切相關，Vintage 盛載着時間意識，Ordinary is not really ordinary at all... Anna Viebrock 相對於 Jan Versweyvel 與 Jan Pappelbaum，將一切物質條件推展得更細緻更具象，需要從更微小的蛛絲馬跡洞悉天機。我們，也需要具有更專業的洞察力，游刃於「空間詩人」的字裡行間，努力成為她的知音。

回到文首的例子，新編的《Oedipus》如何為觀眾開展伊迪帕斯經典的新世紀詮釋？說穿了，舞台上的硬件和說故事的方法，使得觀眾「明明知道是假，卻被調動了真情實感」——「什麼是舞台」，就是「戲假情真」的創意和操作。

周末好去處

非一般的科學互動表演！
WOW! HOW?

Science Show 香港首度登場

由香港俄羅斯協會主辦，俄羅斯最大型的科學表演 WOW! HOW? Show 即將登陸香港，為香港觀眾展開6場精彩絕倫的科學互動表演。

在過去5年，WOW! HOW? Show 曾於俄羅斯9大城市演出，吸引超過30萬觀眾，而香港是 WOW! HOW? 世界巡迴表演的首站。此表演節目由來自俄羅斯最高學府的科學傳播學者共同策劃，結合 STEAM (科學、技術、工程、藝術及數學) 教學模式，以精彩表演提高青少年對科學和科技的興趣。

WOW! HOW? 團隊為了這場世界巡迴特製了大量的科學展品及道具，讓表演者在舞台上安全地進行各式各樣、前所未見的大型科學實驗。當中包括巨型化學激光燈、特斯拉發電機產生的3米閃電、八管球槍、大氣氮氣槍、龍捲風製造機。一共17個大型科學實驗表演將呈現於觀眾眼前，其中一部分表演更會以10,000每秒影格數(frames per second)投放於大螢幕，令觀眾目不暇給。

日期：2019年9月21日，晚上7時15分及9時正
2019年9月22日，上午10時、
上午11時45分、下午2時半及下午4時半
地點：上環文娛中心劇院
香港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市政大廈5樓

